

西
游
記
考
證

西游記考證

加新式標點符號分段的

西遊記總目錄：一

- (1) 西遊記考證……………胡適
 (附)讀西遊記考證……………董作賓
 (附)後記二則……………胡適
- (2) 西遊記新敘……………陳獨秀
- (3) (附錄)西遊記總論……………張書紳
- (4) 校讀後記……………汪原放
- (5) 西遊記原本校勘表……………汪原放
- (6) 標點符號說明……………汪原放
- (7) 目錄……………五頁
- (8) 正書……………一百回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西遊記考證

胡適

民國十年十二月，我在百忙中做了一篇西遊記序，當時搜集材料的時間甚少，故對於考證的方面很不能滿足自己的期望。這一年之中，承許多朋友的幫助，添了一些材料；病中多閒暇，遂整理成一篇考證，先在讀書雜誌第六期上發表。當時又爲篇幅所限，不能不刪節去一部分。這回西遊記再版付印，我又把前做的西遊記序和考證合併起來，成爲這一篇。

十二，四。

(一)

西遊記不是元朝的長春真人邱處機作的。元太祖西征時，曾遣使召邱處機赴軍中，處

機應命前去，經過一萬餘里，走了四年，始到軍前。當時有一個李志常記載邱處機西行的經歷，做成西遊記二卷。此書乃是一部地理學上的重要材料，並非小說。

小說西遊記與邱處機西遊記完全無關，但與唐沙門慧立做的慈恩三藏法師傳（常州天甯寺有刻本）和玄奘自己著的大唐西域記（常州天甯寺有刻本）却有點小關係。玄奘是中國史上一個非常偉大的人物。他二十六歲立志往印度去求經，途中經過了無數困難，出遊十七年（六二八—六四五）經歷五十多國，帶回佛教經典六百五十七部。歸國之後，他着手翻譯，於十九年中（六四五—六六三）譯成重要經論七十三部，凡一千三百三十卷。（參看改造四卷一號梁任公先生的千五百年前之留學生）慧立爲他做的傳記，大概是根據於玄奘自己的記載的。寫玄奘的事蹟最詳細，爲中國傳記中第一部大書。傳中記玄奘的家世和求經的動機如下：

玄奘，俗姓陳，緱氏人。兄弟四人，他第四。他的二哥先出家，教他誦習經業。他後來也得出家，與兄同居一寺。他遊歷各地，訪求名師，講論佛法，後入長安，住大覺寺。

他「既遍謁衆師，備滄其說；詳考其義，各擅宗途；驗之聖典，亦隱顯有異，莫知適從；乃誓遊西方，以問所惑，并取十七地論，以釋衆疑。」

這是玄奘求法的目的。他後來途中有謝高昌王的啓，中有云：

……遠人來譯，音訓不同，去聖時遙，義類乖舛；遂使雙林一味之旨，分成當現二常，他化不二之宗，析爲南北兩道，紛紜爭論，凡數百年，率士懷疑，莫有匠決。玄奘……負笈從師，年將二紀；……未嘗不執卷躊躇，捧經佗佗；望給園而翹足，想鷲嶺而載懷，願一拜臨，啓伸宿惑；雖知寸管不可窺天，小蠶難爲酌海，但不能棄此微誠，是以束裝取路……

這個動機，不幸被做西遊記的人完全埋沒了。但傳中說玄奘路上經過的種種艱難困苦，乃是西遊記的種子。我們且引他初起程的一段：

於是結侶陳表，有詔不許諸人咸退，唯法師不屈。既方事孤游，又承西路艱險，乃自試其心，以人間衆苦種種調伏，堪任不退。始入塔啓，請申其志，願乞衆聖

冥○加○使○往○還○無○梗……遂○卽○行○矣○時○年○二○十○六○也……時○國○政○尙○新○疆○場○未○遠○禁
約○百○姓○不○許○出○蕃……不○敢○公○出○乃○晝○伏○夜○行……〔出〕玉○門○關……子○然○孤
遊○沙○漠○矣○惟○望○骨○聚○馬○糞○等○漸○進○頃○間○忽○見○有○軍○衆○數○百○隊○滿○沙○積○間○乍○行○乍○息
皆○委○駝○馬○之○像○及○旌○旗○樂○禮○之○形○易○貌○移○質○倏○忽○千○變○遙○瞻○極○著○漸○近○而○微
……見○第○一○烽○恐○候○者○見○乃○隱○伏○沙○溝○至○夜○方○發○到○烽○西○見○水○下○飲○盥○訖○欲○取○皮
囊○盛○水○有○一○箭○颯○來○幾○中○於○膝○須臾○更○一○箭○來○知○爲○他○見○乃○大○言○曰○「我○是○僧○從
京○師○來○汝○莫○射○我」……

第一烽與第四烽的守者待他還好，放他過去。下文云：

從○此○已○去○卽○莫○賀○延○磧○長○八○百○餘○里○古○曰○沙○河○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復○無○水○草○是
時○願○影○唯○一○心○但○念○觀○音○菩○薩○及○般○若○心○經○初○法○師○在○蜀○見○一○病○人○身○瘡○臭○穢○衣
服○破○污○感○將○向○寺○施○與○飲○食○衣○服○之○直○病○者○慚○愧○乃○授○法○師○此○經○因○常○誦○習○至○沙
河○間○逢○諸○惡○鬼○奇○狀○異○類○送○人○前○後○雖○念○觀○音○不○得○全○去○卽○誦○此○經○發○聲○皆○散○在

危獲濟，實所憑焉。

下文又云：

行百餘里，失道，覓野馬泉，不得。下水欲飲，（下字作「取下來」解）袋重，失手覆之。千里之資，一朝斯罄……四顧茫然，人馬俱絕。夜則妖魍舉火，爛若繁星；晝則驚風擁沙，散如時雨。雖遇如是，心無所懼。但苦水盡，渴不能前。於是時，四夜五日，無一滴霑喉；口腹乾燥，幾將殞絕，不能復進。遂臥沙中，默念觀音，雖困不捨。啓菩薩曰：「玄奘此行，不求財利，無冀名譽，但爲無上道。心正法來耳。仰惟菩薩慈念羣生，以救苦爲務。此爲苦矣，寧不知耶？」如是告時，心心無輟。至第五夜半，忽有涼風觸身，冷快如沐。基水，遂得目明；馬亦能起。體既酥息，得少睡眠……驚寤進發，行可十里，馬忽異路，制之不迴。經數里，忽見青草數畝，下馬恣食。去草十步，欲迴轉，又到一池，水甘澄鏡徹。下而就飲，身命重全，人馬俱得酥息……此等危難，百千不能備叙……

這種記叙，既符合沙漠旅行的狀況，又符合宗教經驗的心理，真是極有價值的文字。

玄奘出流沙後，即到伊吾。高昌國王麴文泰聞知他來了，即遣使來迎接。玄奘到高昌後，國王款待極恭敬，堅留玄奘久住國中，受全國的供養，以終一身。玄奘堅不肯留，國王無法，只能用強力軟禁住他，每日進食，國王親自捧盤。

法師既被停留，違阻先念，遂誓不食，以感其心。於是端坐，水漿不涉于口。三日至第四日，王覺法師氣息漸憊，深生愧懼，乃稽首禮謝云：『任法師西行，乞垂早食。』法師恐其不實，要王指日爲言。王曰：『若須爾者，請共對佛更結因緣。』遂共入道場禮佛，對母張太妃共法師約爲兄弟，任師求法……仍屈停一月，講仁王般若經，中間爲師營造行服。法師皆許，太妃甚歡，願與師長爲眷屬，代代相度。於是方食……講訖，爲法師度四沙彌，以充給侍，製法服三十具，以西土多寒，又造面衣、手衣、靴、襪等各數事，黃金一百兩，銀錢三萬，綾及絹等五百疋，充法師往還二十年所用之資。給馬三十疋，手力二十五人，遣殿中侍御史歡信送。至葉護

可汗衙又作二十四封書，通屈支等二十四國，每一封書附大綾一疋爲信，又以綾絹五百疋，果味兩車，獻葉護可汗，并書稱「法師者是奴弟，欲求法於婆羅門國，願可汗憐師如憐奴，仍請救以西諸國，給鄔落馬遞送出境。」

從此以後，玄奘便是「闍留學」了。這一段事，記高昌王與玄奘結拜爲兄弟，又爲他通書于當時鎮服西域的突厥葉護可汗，書中也稱玄奘爲弟，自高昌以西，玄奘以「高昌王弟」的資格旅行各國，這一點大可注意。西遊記中的唐太宗與玄奘結拜爲弟兄，故玄奘以「唐御弟」的資格西行，這一件事，必是從高昌國這一段因緣脫胎出來的。

(二)

以上略述玄奘取經的故事的本身。這個故事是中國佛教史上一件極偉大的故事，所以這個故事的傳播，和一切大故事的傳播一樣，漸漸的把詳細節目都丟開了，都「神話化」過了。況且玄奘本是一個偉大的宗教家，他的遊記裏有許多事實，如沙漠幻景及鬼火

之類，雖然都可有理性的解釋，在他自己和別的信徒的眼裏自然都是『靈異』，都是『神蹟』。後來佛教徒與民間隨時逐漸加添一點枝葉，用奇異動人的神話來代換平常的事實，這個取經的大故事，不久就完全神話化了。

即如上文所引慧立的慈恩三藏法師傳中的一段說：

從此已去，即莫賀延磧，長八百餘里，古曰沙河。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復無水草。是時願影唯一心，但念觀音菩薩及般若心經。初法師在蜀，見一病人，身瘡臭穢，衣服破污，愍將向寺，施與飲食衣服之。直病者慚愧，乃授法師此經，因常誦習。至沙河間，逢諸惡鬼奇狀異類，遠人前後，雖念觀音，不得全去。即誦此經，發聲皆散。在危獲濟，實所憑焉。

這一段話還合於宗教心理的經驗；然而宋朝初年（西歷九七八）輯成的太平廣記，引獨異志及唐新語，已把這一段故事神話化過了。太平廣記九十二說：

沙門玄奘，唐武德初（年代誤）往西域取經，行至罽賓國，道險，（多）虎豹，不

可過。柴不知爲計，乃鎖房門而坐。至夕開門，見一老僧，頭面瘡痍，身體膿血，牀上獨坐，莫知來由。柴乃禮拜，勤求僧口授多心經一卷，令柴誦之。遂得山川平易，道路開闢，虎豹藏形，魔鬼潛跡，遂至佛國，取經六百餘部而歸。其多心經，至今誦之。

我們比較這兩種紀載，可見取經故事『神話化』之速。太平廣記同卷又說：

初柴將往西域，於靈巖寺見有松一樹，柴立於庭，以手摩其枝曰：『吾西去求佛教，汝可西長。若吾歸，即却東迴，使吾弟子知之。』及去，其枝年年西指，約長數丈。一年，忽東迴。門人弟子曰：『教主歸矣。』乃西迎之。柴果還。至今衆謂此松爲摩

頂松。

這正是西遊記裏玄奘說的『但看那山門裏松枝頭向東，我即回來』（第十二回，又第一百回）的話的來源了。這也可證取經故事的神話化。

歐陽修于役志說：

景祐三年丙子七月甲申，與君玉飲壽寧寺（揚州）寺本徐知誥故第；李氏建國，以為孝先寺；太平興國改今名。寺甚宏壯，畫壁尤妙。問老僧云：『周世宗入揚州時，以為行宮，盡巧漫之。惟經藏院畫玄奘取經一壁，獨在，尤為絕筆。』嘆息久之。

南唐建國離開玄奘死時不過二百多年，這個故事已成為畫壁的材料了。我們雖不知此畫的故事是不是神話化了的，但這種記載已可以證明那個故事的流傳之遠。

(三)

民國四年，羅振玉先生和王國維先生在日本三浦將軍處借得一部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影印行世。此書凡三卷，卷末有『中瓦子張家印』六個字。王先生考定中瓦子為宋臨安府的街名，乃倡優劇場的所在（參看吳自牧夢梁錄卷十九，又卷十五）因定為南宋『說話』的一種。書中共分十七章，每章自有題目，頗似後世小說的回目。書中有詩有話，故名

『詩話』今鈔十七章的目錄如下：

□□□□第一。(全闕)

行程遇猴行者處第二。

入大梵天王宮第三。

入香山寺第四。

過獅子林及樹人國第五。

過長坑大蛇嶺處第六。

入九龍池處第七。

『遇深沙神』第八。(題闕)

入鬼子母國處第九。

經過女人國處第十。

入王母池之處第十一。

入沉香國處第十二。

入波羅國處第十三。

入優鉢羅國處第十四。

天竺國度海之處第十五。

轉至香林寺受心經第十六。

到陝西王長者妻殺兒處第十七。

我們看這個目錄，可以知道在南宋時，民間已有一種唐三藏取經的小說，完全是神話的，完全脫離玄奘取經的真故事了。這部書確是西遊記的祖宗，內中有三點，尤可特別注意：

- (1) 猴行者的加入。
- (2) 深沙神爲沙和尚的影子。
- (3) 途中的妖魔災難。

先說猴行者取經詩話中猴行者已成了唯一的保駕弟子了。第二節說：

僧行六人，當日起行。法師語曰：『今往西天，程途百萬，各人謹慎！……偶於一日午時，見一白衣秀才，從正東而來，便揖和尚：『萬福，萬福！和尚今往何處？莫不是再往西天取經否？』法師合掌曰：『貧僧奉勅，爲東土衆生未有佛教，是取經也。』秀才曰：『和尚生前兩迴去取經，中路遭難，此迴若去，千死萬死。』法師曰：『你如何得知？』秀才曰：『我不是別人，我是花果山紫雲洞八萬四千銅頭鐵額獼猴王。我今來助和尚取經，此去百方程途，經過三十六國，多有禍難之處。』法師應曰：『果得如此，三世有緣，東土衆生獲大利益。』當便改呼爲『猴行者』。

此中可注意的是：(1)當時有玄奘『生前兩迴取經，中路遭難』的神話。(2)猴行者現白衣秀才相。(3)花果山是後來小說有的，紫雲洞後來改爲水簾洞了。(4)『八萬四千銅頭鐵額獼猴王』一句，初讀似不通，其實是很重要的。此句當解作『八萬四千個獼猴之王』（說詳

下章)

第三章說猴行者曾『九度見黃河清』第十一章裏他自己說：

我八百歲時到此中（西王母池）偷桃喫了，至今二萬七千歲不曾來也。

法師曰：

今日蟠桃結實，可偷三五個喫。

猴行者曰：

我因八百歲時偷喫十個，被王母捉下，左肋判八百，右肋判三千鐵棒，配在花果

山紫雲洞，至今肋下尙痛，我今定是不敢偷喫也。

這一段自然是西遊記裏偷吃蟠桃的故事的來源，但又可見南宋『說話』的人把猴行者寫的頗知畏懼，而唐僧却不大老實！

唐僧三次要行者偷桃，行者終不敢偷，然而蟠桃自己落下來了。

說由未了，擲下三顆蟠桃，入池中。……師曰，『可去尋取來喫。』猴行者即將